

当代小说文库 + DANGDAI XIAOSHUO WENKU

李宽定

浪漫女神



当代小说文库 + DANGDAI XIAOSHUO WENKU

李 宽 定

浪 漫 女 神

和一个安分男人的不安分灵魂

作家出版社

北京 · 1989

浪 漫 女 神

作者：李宽定

责任编辑：杨德华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京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数：230千

印张：10.375 插页：6

印数：0001—10100册

版次：1989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233-0/I·232 (平)

ISBN 7-5063-0234-9/I·233 (精)

定价：4.80元(平) 7.80元(精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 学 小 传

1945年出生在贵州北部的一个破落户家里，幼年丧父，童年在乡村度过，日子甚是清贫；做过苦力，当过教师，作过文艺编辑。1982年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深造，毕业后从事专业写作。作品主要围绕着生的艰难、性的压抑和婚姻的束缚，反映中国西南山区女性的纯朴、善良和不幸。已出版的主要有中长篇系列小说《女儿家》前七卷：《小家碧玉》《大家闺秀》、《良家妇女》、《山月儿》、《山雀儿》、《山林恋》、《荒林野妹》和《爱的价值》、《爱的枷锁》等，大多写得真实、自然、哀婉动人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，在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中，拥有大量读者。



李寬定

您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孩子

“《小店》是您写的吧，

那女孩子又试探着问了一句，见叶子楠没有否认，就朝他甜甜地一笑，说：

“您的《乡村》和《小城》，还有《落日》，我都读过，我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看过您的照片……”

姑娘这样说的^{时候}，神情有些激动。不知道是有意呢，还是无意，她的头轻轻地一扬，她垂在胸前的长发飘开，露出了西服里面那枚半遮半掩的校徽。

是个女大学生！

叶子楠朝那女孩子微微地一笑，把语^气柔^和了。他问她，

“您^稿这书是从哪儿^稿来的？”

作者手迹

一首小诗作序

天地这样大
我为什么
为什么偏偏碰到他

那是春天
他微笑着来了
手里扬着一串槐花

到了秋天

他又微笑着走了
睫毛上挂着一朵霜花
我和他，红红的
红红的燃烧了一个夏

灰烬冷了
我捡起了这片回忆
撕开了心上的伤疤

目 录

一首小诗作序	3
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	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叶子楠：“在一个陌生的地

方，我遇到一个陌生的姑娘……”

第二章 女大学生终归是女生（上）	5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安琪：“我第一次见到他，

我就知道：我他妈算完了！”

第三章 女大学生终归是女生（下）	11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莫罗阿：“最真实的最强烈

的爱情是最突兀的。”

第四章 中国男人的质量（上）	157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程老大：“送到我嘴边的肉

我为什么不吃？我又不是太监！”

夏刚：“我要不是真心爱

她，我早就跟她……那样了！”

叶子楠：“在青春已经过去
之后才遇到这个小情人，我不
知道该笑，还是该哭！”

第五章 中国男人的质量（下）……………207

莱蒙托夫：“凡是有女人的
地方，男人立刻就分成高低两
等。”

布雷多克：“许多男人虽已
结婚，但并不了解女人。”

巴尔扎克：“女人的情比男
人的力要强得多。”

第六章 现代女性的爱情……………268

安琪：“男人说女儿家的骨
肉是水做的，他们呢？他妈的
泥做的！”

一封长信代跋……………323

第一章

灵魂工程师的灵魂

叶子楠：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遇到一个陌生的姑娘……”

1

世上最难让人搞清楚的就是人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。

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深奥的谜；谜底就深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那些自以为单单凭看得见的行动或听得见的言语，就能把一个中国人搞清楚的人，不是骗子，就是傻瓜。

其实，有许多时候，就连自己还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！

比如：叶子楠。上了飞机之后，他就那么无可无不可地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拿着本书，头却始终枕在靠背上，目不斜视。他就这样默默地坐在那里，谁能说清他是个什么人？不知道他的，看样子还满以为他在打瞌睡；知道他是个作家的呢，自然会猜测他在构思小说。其实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！

他在看那个穿蜡染连衣裙的空中小姐。

正如莎士比亚说的：“一件坏事只有被人嚷嚷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才成其为坏事。”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：不说开，没人知道，自然没有人说三道四。一旦被人说出来了，人们便少不了要议论一番，来消遣自己或者表白自己。而这所有的议论，大概又都可以归结为两类：

不知道他的，不能容忍：那些当作家的，有几个是好东西？你看他那色迷迷的样儿！

知道他的呢，表示理解：他们搞写作的人都是这个德行，走到哪里都很注意观察生活。

这又错了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！

其实，那会儿，他心里什么都没有想，既没有色情的念头也没有创作的欲望，就是觉得空姐那模样儿那“味儿”挺好，“淡淡妆，天然样”，很美。他喜欢看她们，看着心里愉快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他妈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心里就会感到愉快？”

如果有人这样问他，我敢说，既使不致于“瞠目结舌”，他也只有哑口无言的份儿。

你叫他怎么回答？他就是这么个人，就是这么个德行，和漂亮的、聪明的、热情奔放而又典雅端庄的女孩儿，尤其是和气质好的女兵或女大学生在一起，他心里就感到很愉快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他自己也问过自己为什么，可最终也没能回答自己。别看他是写小说的，哲学美学心理学什么的，读了不少，又干了半辈子观察人剖析人的勾当；到头来，连他自己也没搞清楚他自己是怎么回事儿！

.....

从北京飞往灵山，三个小时。下了飞机，这段肮脏的或者美好的风流艳史，也就结束了。在舷梯上最后看了那位使人愉快的空姐一眼，他便匆匆地离开了机场。

2

他搭民航的大客车到了市里，下了车，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他从来没有到过灵山，也没有朋友；有个好多年没见过的表姐夫在教育学院教书，可他不愿去找他。下车的人都被亲友接走了。他站在民航售票处的门前，心里感到说不出的落寞。

走吧，看看再说。

看样子，灵山并不大。街道很窄，也很脏，绿化就更说不上。几乎看不见什么高层建筑，街道两旁的房子都矮矮的，又旧。可街上的繁华劲儿却一点儿也不亚于北京的西单王府井。有许多上海产的高档服装，在上海买不到，这里却摆得满满的；不过，价钱却翻了好几番。这是一种畸形的繁荣。街上的公共汽车都破破烂烂的，又少得可怜，老半天不见一辆开过。但是呢，“皇冠”、“伏尔加”和“亚马哈”却不少。街上的人穿着都很不错，尤其是女孩子，仿佛比北京上海的人还要洋气一些。女孩子化妆很普遍，挺时髦的；长得也不错，显得小巧玲珑。不过，可不能听她们说话，一开口就是：“你个狗日的小私儿！”真让人扫兴！

他在街上信步乱走。没有目的，他也不想勉强给自己规定个什么目的。反正，天还早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走到不想走的时候，再作打算。

街边，钉鞋和卖书刊的小摊子特别地多。有许多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都难见到的书，像弗洛伊德、叔本华、尼采以及琼瑶、金庸和梁羽生之类，这里却到处都摆着。他在一个地摊儿上看到一本刚刚出版的《妇女心理学》。他到处托人买这本书，还写信到出版社去邮购，都没有买到。没想到这里倒有！但是，一问价：五块，翻了一番！

“你是不是听我是外地口音，就要这么高的价？”

摆地摊儿的是个女孩子，很年轻，长得不算好看，但气质蛮好。她没有回答叶子楠的话，却朝他嫣然一笑，试探着说：

“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您……”

叶子楠抬起头来看了姑娘一眼，他有些惊讶，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孩子。

“《小店》是您写的吧？”

那女孩儿又试探着问了一句，见叶子楠没有否认，就朝他甜甜地一笑，说：

“您的《乡村》和《小城》，还有《岁月》，我都读过。我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看过您的相片……”

姑娘这样说的时侯，神情有些激动。不知道是有意呢，还是无意，她的头轻轻地一扬，把垂在胸前的长发飘开，露出了西服里面那枚半遮半掩的校徽。

是个女大学生！

叶子楠朝那女孩子微微地一笑，把话岔开了。他问她：

“这些书是从哪儿搞来的？”

“多数是在小书摊儿上买的，有的是托人在外地买的。”

“怎么又拿来卖了？”

“没钱花了。”稍稍停了一下，她又补了一句：

“这些书可以看，没有保存的价值。”

他买了那本《妇女心理学》。那女孩儿立刻从地摊儿上拿起一本书来递给他，说：

“把这本《绿房子》也买去吧？萨略的，写得挺好！”

他要了。她又从地摊儿上拿起几本书来，想递给他。他微微地一笑，正要说什么话，可她不等他开口，就先说了：

“这几本书都挺好，真的。我买成多少就卖多少，一分钱也没有赚。真的，我不骗你。”

他相信她说的是真的，可那几本书他已经有了。

“老师，您把这几本书买去吧？”

见那女孩子默默地看着他，他笑了笑，买下了那几本书，赶快走了。

离开了那个小书摊儿，心里挺愉快的，他这才感到又渴又饿。快三点了，还没吃中饭呢。飞机上那点儿象征性的午餐，能顶啥？

他岔进了一条背街。

3

真好一条古色古香的小街！街道窄窄的，房檐宽宽的；房檐下，铺着方方的石板。街的两边，尽是各种各样的餐馆。还有不少专卖小吃的小摊儿，见缝插针，摆在房檐下、小巷口。有些小吃，他叫不出名儿来，看着挺诱人的。要不是在大街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一定要尝试一下！

他一路走过去，发现差不多每一家餐馆的门前，都站着一个女孩子；一个个都很年轻，又都长得蛮好，打扮也很时髦。但

是呢，说不清为什么，看上去都有些俗气。街上一有人走过，她们立刻就迎上来，张着嘴笑，大声喊：

“同志，你吃不吃饭？吃饭请往里边走！”

她们讲方言，听起来很怪。

我们这位对什么都好奇的作家同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注意上了他前面的那个人，跟在他后面，默默地往前走。

那是一个穿蓝的卡中山装的男子，一副腰缠万贯下扬州的神气。一路走过，说不清他是在寻找地方吃饭呢，还是在评选站在餐馆门前的那些女孩子。他已经走过去了，又掉过头来看了那个穿超短裙的女孩儿一眼。那女孩儿立刻冲他甜甜地一笑，他犹豫了一下就倒了回来，跟着那女孩子进了餐馆。

叶子楠在后面看着，忍不住好笑。他正想跟进去再看看，听到后面有人喊了一声：

“先生，您需要用餐么？”

这声音实在是太有魅力了！标准的普通话，口音纯正，又非常柔和。他下意识地转过身来，看见一个十八、九岁的女孩子，身上也穿一条蜡染连衣裙；站在对面那家餐馆门口，正看着他微微地笑。那样子，真像一棵小白杨似的，婷婷玉立。他微微地一怔，那模样，那笑靥，好熟悉呀；但是，又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到底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她！

她原来潜伏在爱人的胸中。①

就在叶子楠稍一迟疑的时候，那女孩子就朝他走了过来。她迎着叶子楠的目光，一点儿不躲闪。倒是叶子楠，赶忙把目

① 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

光闪开，移到她后面的那块黑漆的大匾上。

叶子楠的目光，刚刚落到“齐香居”那三个金字上，女孩儿就莞尔一笑，很俏皮地说了：

“先生，我们餐馆只卖饭，不卖茶。您别担心，保险不会有人到我们这里来吃‘讲茶’……”

他看了那女孩儿一眼，忍不住笑了。那会儿，他心里刚好想的是沙汀的那篇《在齐香居茶馆里》。

那女孩儿见叶子楠笑了，挺高兴的，似乎遇到了朋友；没等他说话，就主动给他兜了底：

“我们这家餐馆，收费略高一些，但是，卫生不错，比较安静，菜也烧得蛮好。先生，请吧，我保险您不会失望。”

这样说了之后，她朝他微微地一笑，就转身头也不回地走进餐馆去了。那样子，就仿佛叶子楠进不进她的餐馆，无所谓。叶子楠呢，看了她一眼，就跟着她走进了“齐香居”，就好像身不由己似的。

“齐香居”餐馆不算好，但的确很干净。餐厅里人不多，坐在墙角的几个年轻人，看样子像几个大学生。他们已经吃完了，正坐在那里抽烟。不知道在争论什么，声音很小，却很热烈。靠门边的那一桌，也是几个年轻人，正在喝酒。余下的都是零星客人，埋着头默默地吃自己的饭。箱子，或是提包，不是摆在餐桌上就是放在自己的脚边；看样子，也是刚从外地来的。

女孩儿始终没有回头，一直走到餐厅的最里面才转过身来。转过身来看见叶子楠站在她的后面，就忍不住抿嘴儿一笑，挺得意的。她指着紧靠楼梯的那张餐桌，招呼叶子楠坐。

“先生，这个坐位，既能把餐厅里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又

一点儿不招人注意，您一定会喜欢的。请吧。”

她把椅子从餐桌下面给他拉出来。他看着她，似笑非笑，仿佛想说句什么话又说不出口来，就搭讪着问了一句：

“您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喜欢这个坐位？”

“外地人初到这里就餐，一般都喜欢这个坐位……”这样说的时侯，她也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顿了顿，才像开玩笑一样把后面那句话说了出来：

“尤其是性格内向的人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我是外地人？就因为我说普通话？”

“不，我也说普通话；而且，说得一点儿也不比您差。但我是本地人。”

他有些诧异，又忍不住好笑，没见过这样不客气的！他问她：

“能告诉我吗？您怎么知道我是外地人，而且，还性格内向？”

姑娘把头一歪，嫣然一笑，那模样儿那神态，有些天真，有些顽皮，又有些狡黠：

“您告诉我的！”

这个回答，真出乎叶子楠的意料；但是，他没有再问。“您告诉我的”，这是一句很聪明的回答，如果他再问下去，那就显得太愚蠢了。他没有再说什么。那女孩子也没有容他再说什么；一手把菜谱递给他，另一手已经把笔和小本拿出来了。她说：

“先生，请点菜。”

叶子楠看菜谱的时候，女孩儿那双黑幽幽的眼睛，一直在悄悄儿地注视着他。叶子楠突然间抬起头来。她躲闪不及，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，索性就朝他俏皮地一笑，转身走开了。